

# SAN MAO ZHUAN

# 三 三 毛 傳



海峽文藝出版社

三毛傳

(闽)新登字05号

### 三毛传

潘向黎

\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6.5印张 2插页 135千字

1991年9月第1版

199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

ISBN 7—80534—402—7

I·357 定价：2.65元

# 目 录

引子	( 1 )
三毛的天空	( 5 )
雨季里的花	( 11 )
十年一觉天涯梦	( 20 )
终生之约	( 25 )
黄沙漫漫	( 32 )
为什么叫“三毛”？	( 42 )
一个女人的自传	( 45 )
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	( 51 )
一只与众不同的黑羊	( 59 )
自由得像空气一样	( 71 )
像玫瑰吐露芬芳	( 78 )
太阳从海里升起	( 84 )
嫁给了一盏灯	( 90 )
骆驼为什么哭泣？	( 93 )
一个老派的新女性	( 97 )
美术之恋和拾荒之梦	( 110 )
三毛与琼瑶	( 115 )

迷津自渡·····	(122)
山泉·瀑布·深潭·····	(128)
“不惑”之后·····	(134)
三毛没有死·····	(141)
烟雨江南行·····	(147)
众说纷纭话三毛·····	(158)
风中的女人·····	(167)
三毛，为何如此匆忙长行？·····	(171)

附录一 《闹学记》序	缪进兰
附录二 我的女儿三毛	陈嗣庆
附录三 星石	三毛
附录四 三毛作品目录	

## 引子

记得当时年纪小

你爱谈天

我爱笑

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

风在林梢鸟儿在叫

我们不知怎么睡着了

梦里花落知多少

茫茫的大西洋。

深夜的拉芭玛岛，被一片浓浓的水雾笼罩着，海水正在涨潮，惊涛拍岸，浪花溅到街道上来了。

一对年轻人从电影院出来，他们手牵着手，在一片水雾中飞奔，有如一对穿云的燕子。跑着跑着，那个女人突然格格地笑了，挣开了握住的手，独自一个人拼命的跑，长发在风中飞扬着。身后的那个人在后面又喊又追起来。仿佛世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。

到了星期五，又是这两个人，把帐篷和睡袋悄悄装上车，到海边无人的地方搭了临时的家，礁石的夹缝里摸着黑

去捉螃蟹。两盏朦朦的黄灯扣在头上，浪潮声中只听见两人一声声大喊的只是彼此的名字。

——ECHO! ECHO!

——JOSE! JOSE!

那种喊声，天地也为之动摇，大海更响亮地回应着涛声，而两人还是不知不觉。

……秋风过处，一阵阵花落如雪。

一年后的冬天。大西洋中的加纳利群岛。一个从英国来的人在寻访一个叫ECHO的女人。

一个头上包着大毛巾的主妇，向来客笑笑，指指他背后的天空。猛一回头，便看见了那个要找的人。

她站在空阔的天上，手中撑着一支长长的木把，一身蓝色的工装裤，浸在身后海也似深蓝的天空里。

她乌黑的眸子炯炯地注视着来客，一头卷曲的长发在风里翻飞。

一霎间，她竟像古帆船上女神塑像般的斜斜悬着。白色的房子是巨大的船头，天空是海洋，而她，正以凝神的沉寂乘风破浪！

在这样的气氛里，谁看见这个女人都要化成石头，她的力量太震撼人了。

在她身后，是她的新居。院内一半是草地，一半是砖，一棵大相思树，低垂缠绵。有一个凉棚，棚下挂着花和一个彩色的吊床。几张老木椅围着一张圆桌，桌上是一大瓶怒放的白花。

推开大玻璃门，纯白的墙，纯白的窗帘，棕色的木器，许多盆景，垫着碎花座垫的大摇椅，一张兽皮铺地，墙角一张大书桌，桌后一墙的书。

这是她独自创造的家。朴实舒适，又透着浓郁的艺术气息。她拉开窗帘，一幅海景便像巨画一样，镶在她的房间里了。海天一色，像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梦……而这个家的男主人，已经永远不在了。但是，这个女人，居然一个人安然地隐居在这里，看上去是一片欢喜满足，没有一丝沧桑感。

依然年轻的生命，没有一个亲人地独居，而她的海滩荒凉如死，她居然能生活得宁静充实。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？

当夜幕低垂，窗外远处的灯火沿着海岸亮成一片星海，这个女人会站在窗前，她的眼睛，飘到遥远的地方出神，而她的发根，已经染上了纷纷的小雪。没有人能了解她的灵魂在什么地方，她的心井有如千丈凝碧，却波纹不起。

对她来说，心的全部已经有了归宿。以后的一切，都顺其自然，不必强求。历经劫难，看穿了生死的大限，对生活已无所求。

她像一棵适应力极强的树，根深深地伸入厚厚的土壤中，以疏疏朗朗的叶举向辽阔的天空，在清晨，在日暮，都吐出恬淡自如的清香。

那个英国来客写道：“在她的气氛里，有一份经过大苦难或大喜悦之后的恬静和安详。她的容貌并不美丽，但是在她眼神里，微笑里，在她整个的身体里，好似隐藏着一种光辉，隐藏着的，却是遮也遮不住……”

是的，她的光辉，是以奇特跌宕的经历甚至九死一生



的人生冒险换来的，人们羡慕她的大彻大悟，潇洒不羁，但这世上又有多少人敢作这样的赌博，肯付这样的代价？

多少次春日的雨，多少阵旷野的风，多少艰难的跋涉，多少凋落的泪花与欢颜，才幻化出她的沉静隽永。

不是她的二十几本书，而是她的大半生，就像是一本流动的童话，向我们展现了生命的另一种形式，使我们为之惊叹。

这个女人，就是三毛。

## 三毛的天空

80年代的华文读者，也许无人不知道三毛。她的名字像一颗钻石，在华人世界中熠熠闪光。

有人不禁慨叹：编了一二十年的刊物，第一次看见作家有这么广泛的社会影响。（《三毛·昨日·今日·明日》）。有目共睹的现实也的确如此。三毛的书，像一阵风似的吹遍台湾、香港、澳门、东南亚……掀起了巨大的阅读浪潮。在台湾，三毛70年代中期就成为街头巷尾无人不知的“大漠侠女”、“白雪公主”般的女作家。在大陆，自从1983年出版《三毛作品选》以来，风靡一时，而且势头持久不减——数不清的报刊杂志（尤其是青年杂志与文摘类报纸）不断出现三毛的新作、三毛答问、记者采访录……

三毛出了20多本书，作品被译成15国文字。她的书在大陆已发行了400万册之多。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在台湾这个物质文明比较发达的消费社会，三毛的书十几年来保持了畅销的记录。1989年1月2日，台湾金石堂书店选出“1988年度最具影响力”书籍，十大畅销女作家次序是：三毛、张曼娟、席慕蓉、萧飒、薇薇夫人、张爱玲、廖辉英、李昂、龙应台、亦舒。高居榜首的就是三毛！

三毛何幸，以她“一个女人的自传”赢得了如此众多的知音！

大陆的“三毛热”首先在校园里形成。无数的大学生、中学生争相购买、借阅三毛的书，一时竟有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”，言必称三毛的景象。甚至有一些女大学生，在调查表“你最崇拜的人”一栏中，在居里夫人、撒切尔夫人后面，大大地写上了“三毛”！

“三毛热”迅速漫出校园，在社会激起波澜，在不同职业的知识分子中引起广泛注目。尤其是知识女性，成了三毛最坚定的读者阶层。

有的阅读热是经学者、出版社推评而引起读者兴趣的，而“三毛热”是读者选择的结果，而且由于读者的“热”，使各报刊向学者约稿，各单位向学者邀请讲学，迫使一些学者将其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。

在文学不景气的年代，三毛何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？难道她会施神奇的迷魂术吗？

三毛在大陆掀起一阵“热”，首先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。海峡两岸长期隔绝，大陆读者对彼岸的一切所知甚少。80年代形势的变化带来了海峡两岸文化的交流，这种交流犹如打开了一扇封闭多年的窗，人们自然对窗外的一切感到特别新鲜、好奇。

而在对台湾文化的好奇中，女性作家清新细腻的艺术感觉与优美笔触更引起人们的兴趣。在女性作家中，三毛又卓立不群，别有风采。从她讲述的奇闻趣俗、异域风光，到她

画出的活泼泼的自画像，都是我们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的。而三毛又不是全部欧化的，在她身上保留了中国人共有的一些民族文化心理和道德情操。这样，三毛引起了我们的新奇感，又赢得了我们的认同感。于是，这位女作家一下子和我们亲近了，而我们也仿佛找到了一个失散了多少年的知己。

“三毛热”还有文化背景的原因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大陆文坛存在着一种风气：虚。通过虚构情节、虚构“典型人物”来达到图解某一主题的目的。直至“文革”十年，文学沦为政治的奴婢，出现了许多虚假得令人恶心的伪文学。物极必反，80年代，风气一变而为文学与写实的交融，读者厌弃“假、大、空”的八股，对贴近生活的纪实作品大加青睐。三毛的写实风格正好契合了读者的这种取向。

同时，80年代初大陆散文总体水准虽有提高，但仍有不少雕琢虚假、拘谨单一的作品充斥图书市场。虽然也有一批讲真话抒真情的新作，但其中相当一些过于平铺直叙，结构松散，大大影响了可读性及感染力。这时出现三毛带有异国情调和浓郁文学色彩、情趣生动的作品，犹如穿行于一群蓬头粗服的人流中，忽然看见一个少女，穿着明丽洒脱的衣裙，款款走来，一派春天气息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三毛不以作家自居，她不说教，不做作，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小女人的故事。她有时活泼，有时风趣，有时忧伤，她有奇特的经历和丰富的感情，她的风格清新洒脱，自然真挚。三毛的作品给沉闷的散文天地吹进了一缕清爽宜人的风。

三毛曾比喻自己的写作是“以个人的生活加良知，加一

点点风花雪月，加一点点柴米油盐。”那么，她吸引读者的奥秘何在？不在于那一点点的风花雪月或柴米油盐，而在于她以大胆表现自我，以广阔的人生阅历俯视狭窄的风花雪月。同时，她身上体现的现代女性气息，把东方的伦理道德与西方的开放进取奇妙地融合在一起，根本改变了陈旧的女性美的观念——那种以温柔、典雅、忍耐、知足为图腾的女性美。否则，很难解释80年代的青年人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女作家，并把她当成某种寄托。

至于三毛的爱情传奇，则是她征服广大青年——尤其是那些富于人情味、富于幻想的女孩子的重要原因。

人们在生活中有了积郁，自然想在作品中寻求抒发、寄托。青年人对爱情更是如此。过去大陆的文学作品对爱情的描写存在着一个致命伤：往往离不开阶级分析与伦理道德的森严的尺度。常常是一个时期什么人吃香，走红，爱情的笔触就集中奉献给什么人。从60年代初“车间文学”中新能手的爱情，到农村带头人的爱情，从落难“右派”的爱情，到“改革文学”中改革者的爱情，直至个体户的爱情，从高层次看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庸俗恋爱观的污染。

新时期众多涉及情爱领域的作品，有的揭示了强权政治对于爱情的扼杀，如梁晓声的《今夜有暴风雪》，“出身问题”剥夺了裴晓芸的权利；有的揭示物质生活对于爱情的限制，如张弦的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；电影也不让人松一口气，《心祭》描写陈旧的伦理道德对爱情的窒息；《乡音》则是丧失自我意识导致丧失爱情的悲剧……总的让人深感：爱是多么沉重，多么忧伤，爱的选择竟是那么不容易！

品。在生活中经历苦闷与压抑的青年人，在作品中仍得不到舒解，找不到理想的寄托。三毛那强调爱的欢乐与和谐的爱情故事，恰好填补了这一空虚。

三毛的爱情是心灵充分自由的选择。

荷西是西班牙人，中西习俗迥然不同，而且他的收入并不富裕，也不太稳定。但三毛的爱情冲破了这些世俗的迷雾，找到了撒满阳光的归宿。

年龄、经济、国籍、学识，这些一般人择偶的考虑，三毛都没有看重，她完全是看中彼此品格与心灵的契合，才希望与荷西结伴同行，一同走走这条人生的道路。

婚前，他们没有一般情侣们的海誓山盟、轻怜蜜爱，但比这更强的一种力量使三毛充满信心地把手交到荷西手中。婚后，荷西是一个好丈夫，他让三毛做一个完全的真人，给她自由、爱和信心。两人世界既单纯又丰富。

这种婚姻是许多女孩子心里所向往的，而且与过去的白马王子梦不同——它真实而不虚幻，而且发生在和我们一样黄皮肤、黑眼睛的人身上。我想，当三毛以亲身体验对女孩子说“婚姻是人生最幸福的事”时，她们一定都相信。因为这本是她们内心纯真的愿望，而三毛为她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。

三毛浪迹天涯，见识过不同民族的风光和人，这当然是她作品吸引人的原因之一。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。如果仅仅要了解世界各地的风情，看看《旅游指南》、《世界知识画报》之类就行了，何必又要去读三毛？三毛的阅历只有与她的个性融合，才是可爱的。广阔的世界及其纷纭万状，是通

过三毛这个人来感受、表达的，景与人互为表里，这时作品才显示为一个独立的、引人的世界。

三毛征服了80年代众多读者的心。无论将来的岁月如何变幻，一定会有一些人记得她的。因为在他们不成熟的季节里，是三毛伴他们走出长长的雨季，领他们神游天下，让他们看到爱与信心在人间的见证。

今天的女孩子们，在许多年后，也许会对她们的孩子讲三毛的故事，也许在忙碌的空隙中忆起三毛，同时忆起妙龄的遐想与甜蜜的花期……

也许有人问：“三毛到底是什么？”我不知该怎么回答。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吗？不，这概括不了她给我们的感动与启示。是雨中的少女、大漠阳光下的女人、加纳利风中的影子？

或许，三毛只是一个童话，一个曾经让我们喜爱过的童话！

## 雨季里的花

当三毛隐居加纳利群岛时，一个热爱她的读者从英国千里迢迢地去寻访过她。这位读者对三毛最后的印象是——

长长的公路上只有她一个人站着，背后是近乎紫色的群山衬着一天的夕阳，她的白衬衫被风吹得飞了起来，有如一只火中的凤凰。（西沙《在风里飘扬的影子》）

也许他未曾意识到，这个画面多么好地刻画了三毛的气质与风采，以至于我读了竟是怅然一叹：这样的感觉心里早有了，竟没有能说出来。

凤凰，东方美丽的精灵，她华贵不凡，孤傲不群。更神奇的，是她能一次次从火中涅槃更生，成为不死的神鸟。

但是，凤凰不是从来就永生的。那个叫做三毛的女人，是多少次连绵的雨，多少次猛烈的风，多少凋落的期盼与多少不灭的挚爱，才铸磨出她的隽永洒脱？

《雨季不再来》序言中写道：“我多么愿意爱护我的朋友们，看看过去三毛还是二毛的样子，再回过头来看看今日



《撒哈拉的故事》那本书里的三毛，比较之下，有心人一定会看出这10年来的岁月，如何改变了一朵温室里的花朵。”

1943年，三毛降生于风雨飘摇的四川重庆，祖籍浙江定海，出身于律师家庭。“懋”是家谱上属于她这一代的排行字，由于降生在战乱年代，其父为她取名“陈懋平”，希望天下和平。但三毛学写自己名字时，嫌“懋”字笔划太多，就自作主张跳过去，遂变成“陈平”。

三毛的母亲曾这样回忆女儿童年的点滴：三毛，不足月的孩子，从小便显得精灵、倔强、任性。话虽不多，却喜欢发问。喜欢书本、农作物，却不爱洋娃娃、新衣裳。她不像一般小孩子那么爱缠人，可以不哭不闹，默默独处。她不允许童伴捏蚂蚁，苹果挂在树上，她问：是不是很痛苦？

三毛自幼体弱多病，孤僻善感，内心世界却早熟、丰富。从她母亲的话中，细心人已经能看出她独特的爱心和丰富的想象力。

最初的悲欢与经历，像抹在白布上浓浓的水彩，却在她日后的生活中显出了全部的意义。

在《倾城》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童年的三毛生动的轮廓——那个可爱可怜的，小学制服上挂着“陈平”二字的小女孩。

童年的三毛并不快乐。她是一个“胆小鬼”，小学三年级偷了妈妈五块钱，放在口袋里，却一天都脸红，吃不下东西，魂不守舍……

她有一个大朋友，是憨厚的哑巴军人，“炊兵”。但不